

蜜莉花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蝶恋之

爱在世界的尽头

竹箭姻缘

问天卜箭：此情绵绵归何处？

STORY 管洛仙



STORY 管洛仙

蝶恋之 竹箭姻缘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蝶恋之竹箭姻缘/管沼仙 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
2000. 10

(蜜莉花茶系列)

ISBN 7-80640-411-2

I. 蝶… II. 管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6190 号

版权登记号: 闽字 (图) 13-2000-30 号

蝶恋之竹箭姻缘

蜜莉花茶系列

管沼仙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

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新店湖前大井 39 号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4.875 印张 2 插页 10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411-2

I·311 定价: 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泡沫红茶是中国台湾特有的饮食文化。不只在台湾的大街小巷,甚至在祖国大陆、香港也有标榜着来自台湾的泡沫红茶店。它滑润的口感、浓郁的茶香,实在令人爱不释口。台湾大有文化出版社以茶文化为借喻,推出了三大系列作品。其中:

一、蜜莉花茶系列:一点点浪漫、一点点想象加上一点点诙谐,绝对新鲜的成分,摇溢出沁香的甜蜜口感,适合年轻的少男少女们享用的爱情小说。

二、伯爵红茶系列:沉静而优雅,哲理的思考、争议的话题,口味浓烈,绝不单调,适合成熟及有高度阅读兴趣的读者,精心选用之经典作品。

三、柠檬绿茶系列:慵懒的午后阳光,漫步在林荫大道,完全的轻松、香醇、回味无穷。适合品味人生之读者外带的精致小品。

海峡两岸水同源、根相连。为此,我们海峡文艺出版社向大陆读者首批推介“蜜莉花茶”系列,既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,又能增进对台湾当今经济文化生活的了解。相信大家会喜欢!

第一章

成都府绵竹县，有个思竹书院。

这个年代非常重视读书，书院盛行，思竹书院即是其中之一。

俗云蜀中多才女，在这个地方，并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，相反的，大多数女孩子也读书的。有的书院还设有女子部，甚至还有专门的“女私塾”，思竹书院也附带女子部。

清明刚过，四处开满灿烂的花朵，树木蓬勃生长，青翠的嫩芽儿散发出春天的气息，不时可闻清脆的鸟啼，此时正是浪漫的春季。现在女子部的小姐们，把书院“虚心园”的边缘挤得满满的。

这群千金小姐们，对着场内正比赛射箭的男孩子们用力大喊，完全没有平时温柔典雅的气质。这也难怪，书院平时管得极严，今天是春日竞赛，只有在这种时刻，书院才开放男女部在一起。虽然没有一起比赛，但是替男子部加油却是许可的。

虽说最近风气比较开放，已经没有过去几个朝代



那么重视门当户对，相偕私奔的事情不时可以听到，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凭媒妁之言居多。结婚对象长得如何，只能在洞房花烛夜才知道。也有听媒婆说得天花乱坠，满怀期待结婚之日，新婚之夜却吓得昏过去的事情也不是没有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哪家小姐不想趁着这时，找个自己看得上眼的金龟婿？相对来说，各家公子当然也是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，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淑女们的青睐。

“啊，雷颖公子真是风度翩翩！你看，他射箭的姿态多么迷人！”

“我觉得赵沂公子比较潇洒，他骑在马上 的模样，说有多帅就有多帅！”

“哪里，最吸引人的还是魏子中公子吧！他长得又潇洒，个性又体贴。看，他射中靶了耶！多么厉害！”

“雷颖公子已经连续三箭中了靶心了耶！”

“唉呀，雷颖公子长得虽然俊美，可是赵沂公子又强壮又英俊，比起来，我还是喜欢赵公子呀！”

这群小姐们望着场内，各自为自己的偶像加油。

春日竞赛里，最受瞩目的 是雷颖、魏子中和赵沂。这三人的感情十分要好，三人当中雷颖和赵沂同样十八岁，魏子中稍大一些，今年二十岁。雷颖的爹是镇守绵竹县的参将，魏子中的爹是有名的富商，赵沂出身世

家。这三人长得帅不在话下，家世又都好，可说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，自然成了小姐们心目中的最佳金龟婿人选。

一阵鼓声，比赛结束。累计各项成绩，雷颖得了第一名，魏子中第二，赵沂第三。颁奖典礼结束后，魏子中和赵沂走向雷颖，拍拍他的肩，向他道喜。

正当魏子中和赵沂开玩笑地要雷颖请客时，女子部的小姐们从虚心园旁涌入，蜂拥而上。难得有这种机会，大家都想和自己的偶像说说话——如果看对眼，搞不好就可以趁机捞到金龟婿。每个小姐都在心底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。

“众位小姐，真对不起，在下尚有要事，恕不奉陪了！”雷颖一看情势不对，连忙如此说道，脚底抹油，赶紧开溜。

“众位美丽的佳人，今天家母大寿，嘱咐在下一定要早点回去，恕我先行告退。”赵沂拱手行礼，一边摆出迷死人的笑容，在小姐们的尖叫声中退了场。

“啊，小弟忽然想起，今儿家父要小弟办点事情，虽然很遗憾，但是恕在下也要离开了！”眼见好友们都已经离开，自己身上的衣服也快被这群姑娘们扯坏了，魏子中也急忙说了个理由开溜。

好不容易出了书院大门，雷颖和赵沂已等在那

儿。魏子中靠在书院前的树杆，拼命喘着气。

好不容易喘息稍歇，魏子中才深深吁了口气，“女孩子们真是恐怖，刚才如果晚跑一步，一定会被那堆姑娘们活活吞下！”说完，他从怀里取出一条手绢擦汗，此时已近午时，天气正热。

“哎呀，你也别这么说，姑娘们也是很可爱的！”赵沂自怀里取出一柄白扇，拼命挥呀挥。

“谁不想找个自己看上眼的对象呀！二位如此风度翩翩，犹如是春天盛放的花朵，也难怪那群蝴蝶们会如此着迷呀！”雷颖戏谑地望着赵沂和魏子中，倒是挺了解那些姑娘的心情。

“少来了，谁不知道你才是书院里最受欢迎的公子？刚才就属喜欢你的姑娘们叫得最大声哪！”赵沂拍拍雷颖的肩，开玩笑地说着。

“哪里，你要走的时候，不知有多少姑娘在背后暗自饮泣哩！什么令堂大寿，恐怕也只是推托之词吧！舍得离开美丽的姑娘们，您老兄可说是柳下惠第二啦！”雷颖笑了起来，赵沂瞪了他一眼。

“若说我是柳下惠第二，你难道可算是第三？方才第一个开溜的可是阁下你哪！若要排队的话，小弟最多算是第四！”赵沂指着雷颖，眼神带笑地望着他。

“若要论才，小弟哪敢与二位并提？论貌嘛，赵兄俊

美、魏兄英挺，小弟可不敢僭越，还是早溜为妙！”雷颖笑了笑，耸耸肩。

“好啦好啦！你们也别在那互相吹捧了，再互相捧下去，再几天也是没完没了的！”魏子中笑着望望两位同窗好友，知道他们一辩下去就是没完没了。

“时已近正午，要不要去吃个饭？”赵沂对着雷颖和魏子中说着，用扇柄指指前面的市集，“听说‘珍饈楼’新来了个好厨，不知在下可有此幸作东，请得二位前往？二位乃超凡绝尘、不食人间烟火之士，腹中饱含诗书，自然不饥；我腹中无物，肚子可饿得很了！”

“赵兄嘴巴还是一样厉害呀！连吃个饭都要啰哩叭嗦掉弄文字。您一日不损人，恐也食不下咽。既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啦！”雷颖耸耸肩，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脸孔。

三人便一路说说笑笑，来到市集内。

到了“珍饈楼”，掌柜的一看到他们，连忙上前招呼道：“魏公子、赵公子、雷公子，请上雅座吧！今天新来了个歌姬，保管公子们尽兴！”

三人上了楼，到了常坐的雅座，店小二奉上茶，赵沂对着店小二道：“今天有什么好吃的，就端上来吧！”

店小二应了声“是。”自去张罗。

菜肴陆续端了上来，三人一边吃着酒菜，一边说

笑。

魏子中望着雷颖和赵沂，趁着几分酒意，向二人道：“雷兄，赵兄，你我三人感情素来交好，小弟早有一念，说来冒昧，不知二位是否同意？”

二人放下酒杯，望着魏子中。赵沂笑道：“魏兄何时变得这么客气起来啦？害我还以为天要下红雨了！咱们三人认识这么久，有话就直接说，还要如此客套干嘛？若给书院那些同学见了，还以为我们感情何时生分起来哩！”

魏子中搔搔头道：“其实，小弟父母只生得小弟一人，从小甚觉寂寞。在学中，与二位十分投契，早有一念意欲高攀，与雷兄、赵兄结拜，却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雷颖笑笑，道：“魏兄才学，小弟也仰慕已久，蒙魏兄不弃，才是小弟高攀。”

赵沂道：“你二位别在那啰哩叭嗦，你我同窗三载，何时变得如此客气？魏兄年纪较长，我就直呼大哥，雷颖比我略小着几个月，我就直呼为三弟，岂不简便？那些结拜话语，无非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，通通省了罢！总之，结个异姓兄弟，今日你有苦我来扛，有漂亮姑娘，让给二位便是！”

魏子中大喜，道：“还是赵兄……喔不，二弟爽快，那……”说毕，望着雷颖。

雷颖笑笑，端起酒杯，敬了魏子中和赵沂：“大哥，二哥。”

他只这么一说，魏赵二人便知他亦同意，都非常高兴。斟了酒，互敬了一杯，他们三人都干脆，如此便算结拜完成了。

转眼餐毕，店小二端上茶来，一位歌姬抱着琴随着小二身后，店小二道：“三位爷，这是店里新来的歌姬，让她为爷们唱个曲儿助兴罢！”

那歌姬年纪只有十五六岁，脸上犹带几分稚气，一副怯生生的模样。向三人道了个福，便坐下来，一边抚琴，一边展开歌喉唱了起来。那声音珠圆玉润，颇为不俗。雷颖一边听着，一边在心底赞了声好。不巧旁桌的客人是个不谙风雅、以粗俗出名的钱二，此时正喝醉了，仗着酒意，拍着桌子：“你唱这什么烂曲儿呀？大爷听不懂，我要听十八摸！你可会不会？”

那歌姬年纪轻，她不知道十八摸是一首下流的歌。她颤抖着双唇，吓得脸都变了，怯生生地回答：“这位爷，妾……妾身不……不会……”

钱二听到歌姬说不会，拍着桌子大骂：“不会？大爷花银子是来享受的，连个十八摸都不会唱？这是啥烂酒楼！掌柜的呢？退钱退钱！”

那歌姬不知该怎么办，她才刚开始卖唱没几天，就



遇上这种事，兼之年纪又轻，不知如何处理，眼中泪水眼看就要落下。店小二见状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正想请掌柜的上楼，雷颖笑着走到歌姬面前，道：“我虽不会十八摸十九摸，摸摸琴倒是会的。”

那歌姬年纪小，愣在当场，赵沂连忙向歌姬比了个手势，暗示她先离座。歌姬立即站起身，退到一旁。

赵沂转头向雷颖道：“认识你这么久，倒不知你还会抚琴。”

雷颖微微一笑，回头望着他们，心中暗想：“你们不知道的事可多了呢！”坐到歌姬方才坐的位置，手在琴上略略按了几下，便奏了起来。赵沂和魏子中识得曲为“流水”，乃当日伯牙子期相遇成为知音的古曲，知道雷颖之意，一方面是为今日与魏子中、赵沂结拜，另一方面其实是在讽刺钱二非知琴之音者也。

琴声初如幽涧滴泉，潺潺细流；继而宛若瀑布，汇成飞流；最后像是浩瀚江海，浪声滔滔。一曲毕，琴音虽止，余音犹仍。雷颖笑着对钱二道：“满意了吗？这琴被我摸了可不只十八摸，可用不着找掌柜的了？”

钱二其实是想仗着酒意生些是非，没想到却被他们三人干预。雷颖等三人是出了名的秀才，赵沂又是世家之子，他不敢开罪，连忙道：“家中有事，先走啦！”说完，便一溜烟地下楼去了。三人见钱二落荒而逃的

样子，都笑了起来。

雷颖回到座位，见那歌姬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，便笑着向那歌姬道：“方才唱的好曲，可惜被个粗人打断，姑娘请继续罢！”

那歌姬向雷颖望了感激的一眼，走回位子，重新展开歌喉，唱的是时下最流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。雷颖听了，脸上却有些凝重了起来，陷入沉思。

他沉思的表情被赵沂看见，问道：“三弟，你怎么啦？”

雷颖正想得入神，听赵沂一问，才回了神，道：“啊，没事。”

赵沂关心地问道：“莫不是酒喝多了，不要紧吧？”

魏子中见状，伸手招来店小二，低声吩咐。过一会儿，店小二端来一个茶盘，上面有一副黑釉茶壶及三个茶盏。放在桌上后，魏子中挥手要他退下，接着自怀里取出一个小锦盒，倒了些在茶壶里。

不一会儿，茶香四溢，魏子中取下茶盏，倒了三杯，一杯递给雷颖，道：“这是六安瓜片茶，极醒酒。三弟恐怕是酒喝多了，喝这茶醒醒酒吧！”

雷颖笑着接过，见那茶色泽润亮翠绿，香气清芬，饮下后只觉滋味甘美，笑道：“好茶。怎么弄来的？”

魏子中道：“家父从齐云山带回的。”

赵沂喝了一口，也赞道好。三人便一边品茶，一边听歌姬演唱。

此时歌姬正唱到十八相送，英台暗示山伯那段。赵沂听了歌词，眼睛转一转，掩嘴微笑，魏子中虽觉得奇怪，但和他相处已久，知道他一定联想到什么，便问道：“这段虽有趣，但也没有到让人发笑的地步啊，二弟想必是有什么高见？”

赵沂嘴角仍带笑意，道：“梁山伯一定属兔！”

雷颖愣了愣，张着一双大眼，问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赵沂道：“祝英台是一个娇滴滴的闺女儿，又不是从小男装长大，就算装得再像，毕竟还是和巍峨的男子有别。梁山伯与她三年来朝夕相处，竟还分辨不出男女，岂不是木兰诗中的‘雄兔眼扑朔，雌兔眼迷离’？他不属兔，还属什么？”说毕，再也忍俊不住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

魏子中闻言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二弟言之有理！”

赵沂续道：“梁山伯一定视力不佳，我若是他，眼力才不会如此差劲哩！不过，也有可能是祝英台长得不美呀！”

“是有可能。”魏子中闻言，笑了起来。

赵沂继续笑道：“那祝英台的眼光，可能也有问



题。她和梁山伯之间，又不是一见钟情，若梁山伯真的如此蠢笨……啊，不，是老实，可见一定不懂情趣。嫁个老公若真老实如此，还有什么意思呀？这样的人，哪配得上一片冰雪聪明的女儿心？可见祝英台自己眼光也有问题，也怪不得化蝶空遗恨哪！”

雷颖听了，只笑笑，暗自说了声：“世间男子的眼力，不好的多得是！”并不去搭腔。

不一会歌姬唱毕，雷颖给了她赏钱，歌姬便退下休息。

赵沂见雷颖反常地沉默，平时若聊天，他一向是最活泼的，怎么今日却毫无意见？便问道：“三弟平常意见最多，怎么今天这么安静？”

雷颖笑笑，耸耸肩，道：“方才酒喝多了，思绪不佳吧。”

赵沂想起雷颖方才抚的琴，琴声悦耳，意境高雅，倒比他家中的琴师高明，便说道：“三弟方才弹的琴可真不错！从前只知你棋艺佳，画亦画得好，倒不知你琴也弹得妙！这可不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！如果要娶妻，能得到如此琴棋书画皆精通的，倒是难得。如果我是女子，能嫁到这种相公，也算是我命好！你又生得貌美，若不是同你相识已久，还真会怀疑你是如同英台一般的女红妆哩！”

“啊？”雷颖闻言一愣，接着哈哈大笑，“怎么可能嘛！二位又不是不知我如此凶悍，如果我是女的，恐怕娶到我的人每天都要听河东狮吼哩！”

赵沂道：“这我可不怕。能得如贤弟这般貌美女子，琴棋书画俱通，文武全才，恐怕不易吧！哪天贤弟扮成女子，那些寻常姑娘们怕不像池里的鱼、云中的雁一般自惭形秽？”

雷颖笑道：“若说我扮成女子美，二哥你也不差呀！你长得如此俊俏，若打扮起来，任谁看到，没有不叹为天仙美女的！就差个头大了些，脚大了点，略略嫌美中不足。”

赵沂开玩笑道：“那倒没关系，倘若嫁不出去，想你的交情，嫁给你就好啦！到时你可不能毁婚！”

魏子中看看他们两个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你们两个有完没完？说得这么热络，倒把我撇在一边啊？你们两个结了婚，把我放在哪里好？到时可别忘了帮我介绍啊！”

雷颖望望魏子中，吟吟微笑：“大哥什么时候这么谦虚起来？以大哥的才貌，不知有多少姑娘在排队等候，认真数算起来，咱三人的手脚都不够用的，哪里用得着我们介绍啊？”

三人又说笑了一回，才各自返家。

雷颖的家就在书院旁。刚打开大门，穿过中庭，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时，迎面跑来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绿衣侍女。那侍女见雷颖回来，立刻大叫：“不好啦！老爷和夫人正在房里吵架哩！”

雷颖吃了一惊，一面急急赶往，一面问道：“绿袖，是怎么回事？爹和后娘感情很好，一向相敬如宾，好端端地怎会吵架起来？”

绿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还不是为了小姐您呀！”

雷颖皱皱眉，瞪了绿袖一眼，“不是告诉你很多次，我穿着男装时，要叫我公子的吗？都快四年了，还是这样。”

绿袖吐吐舌头，道：“你在家很少穿着男装，叫小姐习惯了呀！人家一时情急，忘记了嘛！”

雷颖一边走着，一边已经来到父亲的卧房。还没进去，就听到一阵铿铿声，雷颖知道敲门也是没用，直接打开门。

才一打开，迎面就飞来一个绣花枕，幸好雷颖闪得快，没被碰到。雷颖进入，看见面前一片凌乱，枕头被子茶杯等等都丢在地板上，若不是知道爹娘在里面，还真以为是遭了强盗啦！

从屏风后面找到爹爹雷远和后娘王氏，雷远半坐在地上，王氏则在旁叉着腰，瞪着父亲，脸部潮红，胸口